

非常经典

宏大的场面和沧桑的历史，绘制出一幅顿河悠长的画卷。静静流淌的顿河蕴涵着那个时代俄国人民内心的苦闷和悸动。

静静的顿河

(八)



[前苏联] 肖洛霍夫

CLASSIC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喀什维吾尔文出版社

非常经典

静静的顿河(八)

(前苏联)肖洛霍夫 著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喀什维吾尔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非常经典/张兴主编. —喀什:喀什维吾尔文出版社;乌鲁木齐: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2006

ISBN 7-5373-1405-5

I. 非... II. 张... III. 文学—作品—世界—青少年读物 IV. I1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01920 号

非常经典

静静的顿河(八)

(前苏联)肖洛霍夫 著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出版
喀什维吾尔文出版社

(乌鲁木齐市胜利路 100 号 邮编:830001)

北京市朝教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mm×1168mm 32 开

印张:2000 字数:20000 千

2006 年 1 月第 1 版 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3000

ISBN 7-5373-1405-5 总定价:5160.00 元(共 200 册)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同承印厂调换

前言

铭刻岁月的灿烂，绽放思想的力量。采撷智慧的点滴，汇聚灵感的微妙。经典闪烁永恒的光辉，名著恪守信仰的魅力。名著带我们穿梭时空的隧道，追寻先贤的足迹，触击他们内心深处迸发的精神火花。尽情品味世界文坛浓郁的墨香，彻底释放世界名著永恒的青春，让我们在高于单纯的情感层面的灵魂世界，凝聚来自生命质地的坚韧、唯美、神奇和信念。感受世界名著的原汁原味，就在我们与您相伴的名著之旅。

在这套《非常经典》丛书中，共收录了近 50 位国外作家的百余部作品，它们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时代的主题。会聚本套丛书的文学巨匠有莎士比亚、托马斯·哈代、查尔斯·狄更斯、雨果、儒勒·凡尔纳、巴尔扎克、莫泊桑、列夫·托尔斯泰、契诃夫、马克·吐温、海明威、泰戈尔、卡夫卡等等。大师们将文字编织起来的生活面貌、社会风貌、宇宙神秘，一一展现。我们透过今天的眼光去看当时的人、事、物以及存在着的万物时，看到的不是一种时代的距离感和空间的超越感，而恰恰是一种生命的责任感和参与感。对于人本身而言，我们所创造的奇迹和所犯下的罪孽，历史记载着，而我们怎样更好的共存，历史继续着。名著承载着历史和文学的双重效应，所以我们不仅仅要把名著作为一种精神升华，更重要

的是真实的思考与诚实的付出。相信青少年朋友们在体验名著的震撼时,一定能将人生的定义更好的诠释,并为自己的人格塑造和完善找到良师。

由于时间仓促加之编者水平有限,不足之处,敬请读者批评和指正。

编 者

作者簡介



肖洛霍夫(1905—1984)是当代享有世界声誉的前苏联作家。1905年,肖洛霍夫出生在顿河维申斯克镇,他的一生中绝大部分时间在那里度过。他仅受过4年教育,靠自学成才。1922年肖洛霍夫来到莫斯科。卫国战争时期他作为军事记者在前线工作。1934年他当选为苏联作协理事,1939年当选为苏联科学院院士,1961年当选为苏共中央委员。曾获得过斯大林奖金、列宁奖金和社会主义英雄称号,并在1965年荣获诺贝尔文学奖。1984年肖洛霍夫病逝。

肖洛霍夫的主要著作有短篇小说《胎记》《一个人的遭遇》，长篇小说《被开垦的处女地》和《静静的顿河》。这两部长篇作品为肖洛霍夫赢得了国际声誉，使他当之无愧地跨进了 20 世纪世界杰出作家的行列。

《静静的顿河》是肖洛霍夫最著名的代表作。小说共分四部八卷。第一部描写 1912—1916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的重大事件，再现了顿河哥萨克民族的历史状况和生活方式。第二部描写了 1916—1918 年顿河地区复杂的阶级斗争，包括二月革命、科尔尼洛夫叛乱和十月革命等。第三部描写了 1918—1919 年期间的国内战争。第四部描写了 1919—1922 年顿河地区匪帮的叛乱和苏维埃政权的巩固。整部小说以主人公中农葛利高里的命运和他一家的遭遇为线索，反映了顿河哥萨克人在历史转折时期的生活，探讨了哥萨克民族的历史悲剧命运。小说取得了重大的成就，使肖洛霍夫赢得了最伟大的苏联作家的国际声誉。

目 录

第七卷	1
第二十六章	1
第二十七章	19
第二十八章	32
第二十九章	52
第八卷	56
第一章	56
第二章	74
第三章	89
第四章	102
第五章	118
第六章	129
第七章	157
第八章	172
第九章	179
第十章	186
第十一章	201
第十二章	220

第十三章.....	227
第十四章.....	242
第十五章.....	262
第十六章.....	277
第十七章.....	290
第十八章.....	306

第七卷

第二十六章

“好啦，战争要结束啦！红军把咱们打得落花流水，这回咱们一退就退到海边，直到咱们的屁股淹到海水里为止，”普罗霍尔把爬犁赶上山冈的时候说。

山下是炊烟缭绕的鞑靼村。夕阳已经沉到镶着粉红色雪边的地平线后面去了。积雪在爬犁的滑杠下面咯吱咯吱响。马匹缓步走着。葛利高里斜躺在两匹马拉的爬犁后座上，背靠着马鞍子。阿克西妮亚裹着一件镶皮边的顿河式皮袄，坐在他旁边。她的黑眼睛在白绒毛头巾下闪着喜悦的光芒。葛利高里不时斜眼看看她，看到她那冻得红扑扑的温柔的脸颊、浓密的黑眉毛和结上白霜的弯弯的睫毛下面闪耀着蓝光的白眼珠儿。阿克西妮亚兴致勃勃地观看着莽莽一片、到处是雪堆的草原，踏得平滑如镜的大道和远方烟雾弥漫的地平线。一向难得离家外出的阿克西妮亚觉得



这一切都那么新奇,所以什么都引起她的注意。但是偶尔,她垂下眼睛,觉得睫毛上的白霜有一股刺得痒酥酥的、异常舒服的冷气。她笑了,多年梦寐以求的夙愿竟这么突如其来地实现了——跟葛利高里一起远走高飞,离开鞑靼村,离开这块亲爱而又可诅咒的地方,在这里她受了那么多的苦,在这里,她跟没有爱情的丈夫煎熬了半辈子,这里的一切都浸透了使她不能忘怀的辛酸的回忆。她笑了,因为她全身都感觉到葛利高里的存在,已经不再去想,这是付出了多么大的代价才换得的幸福,也不去想那像在远处招手的、笼罩在迷雾中的地平线一样渺茫的未来。

普罗霍尔偶然回头看一眼,看见阿克西妮亚冻得红肿的嘴唇上挂着颤动的微笑,就气恼地问:“哼,你龇着牙笑什么呀?像个新嫁娘!从家里飞出来啦,高兴是吧?”

“你以为不高兴吗?”阿克西妮亚响亮地回答说。

“这有什么可高兴的……你真是个糊涂娘儿们!这出戏还不知道怎样收场呢,你先别嘿儿嘿儿地笑,闭上你的嘴巴。”

“对我来说,不会更坏啦。”

“我一看见你们俩,简直就恶心得想吐……”普罗霍尔怒冲冲地把马抽了一鞭子。

“那你就回过头去,把手指头放到嘴里,”阿克西妮亚笑着建议说。

“你又说糊涂话啦!照你说,我就嘴里含着手指头一直跑到海边吗?真有你的!”

“那你为什么恶心得要吐呀?”

“你最好还是闭上嘴吧!你男人哪?姘上个野汉子,就

跟着人家瞎跑！如果司徒潘回来了，那可怎么办呀？”

“我说，普罗沙，我们的事儿你就别管了吧，”阿克西妮亚央告说，“不然，对你也不会有什么好处。”

“我才不管你们的事呢，你们的事儿跟我有什么相干！难道我不能说说自个儿的看法吗？难道我给你们当车夫，就只能跟马说话吗？真是岂有此理！不，阿克西妮亚，你生气也好，不生气也好，就应该用一根结实的柳条狠狠地抽你，抽你，还不准你哭叫。至于说到有没有好处，你别吓唬我啦，我的好处全都随身带着哪。我的好处很特别，它叫我唱不出歌，睡不成觉……噢，可恶的东西！你们怎么总是迈八字步呀，大耳朵鬼！”

葛利高里含笑听着他们嚼舌，后来就和解地说：“你们先别吵个没完啦。咱们的路还远得很哩，有你们吵的时候。你干吗要跟她瞎缠呀，普罗霍尔？”

“我跟她缠是要叫她今后别跟我顶嘴。”普罗霍尔恶狠狠地说，“我现在是这样看的，世界上再没有比女人更坏的啦，比贪官污吏还坏……我的老兄，这是上帝创造的最坏的玩意儿！我真想把她们这些害人精统统消灭，一个也不留，别让她们再在人间招摇撞骗啦！我现在简直恨透她们啦！你笑什么？幸灾乐祸——最可耻啦！哪，拿着缰绳，我要下去一会儿。”

普罗霍尔徒步走了半天，后来又上了爬犁，再没有搭话。

他们在卡尔金斯克过了夜。第二天早晨，吃过早饭，就又上路了，到天黑时已经走出了六十俄里。

大队难民车辆络绎不绝地涌向南方。离开维申斯克镇



地区越远,葛利高里就越难找到住宿的地方。在莫罗佐夫斯克附近遇见了第一批哥萨克队伍。有一支总共不过三四十个骑兵的队伍,而辎重队的车辆却长得一眼看不到头。村子里的房子到傍晚就全被占用了,不仅找不到住宿的地方,连拴马的地方都找不到。葛利高里在一个道利人居住区,毫无目的地找寻着可以住宿的房子,最后,只好在板棚里过了一夜。到天快亮的时候,在暴风雪中打湿的衣服全都结上冰,冻得翘了起来,一动就沙沙作响。葛利高里、阿克西妮亚和普罗霍尔几乎都冻得一夜没有睡,直到快天亮时,在院子里生起一个火堆才暖和过来。

第二天早晨,阿克西妮亚胆怯地建议说:“葛利沙,咱们可以在这儿再住一天吗?整整挨了一夜冻,几乎一点儿觉也没有睡,是不是——咱们可以稍稍休息一下呢?”

葛利高里同意了。费了很大劲他才找到一间空屋子。辎重队从黎明时就登程了,但是带着一百多伤兵和害伤寒病的战士的野战医院也留下来休息。

一间小屋里的肮脏的土地上睡了十来个哥萨克。普罗霍尔把草垫子和装食物的口袋拿了进来,在门边铺上干草,攥着一个睡得很死的老头子的腿,把他拖到一旁,粗鲁、亲热地唤道:“阿克西妮亚,躺下吧,看你一夜折磨得都没有人样啦。”

夜里,这里又挤满了人。黎明时分,胡同里生起了火堆,不断地传来人声、马嘶和爬犁滑杠的咯吱声。天刚蒙蒙亮,葛利高里就唤醒普罗霍尔,小声对他说:“套上爬犁。动身吧。”

“干吗这样早?”普罗霍尔打着呵欠问。



“你听听。”

普罗霍尔从鞍垫上抬起头来，听见了低沉、遥远的大炮轰鸣声。

他们洗过脸，吃了点腌猪油，就从又热闹起来的小居民点驶了出来。胡同里停着一排一排的爬犁，人们在奔忙，在黎明前的昏暗中有人沙哑地喊：“不行，请你们自己把他们埋掉吧！等我们挖好了六个坟坑——就要到晌午啦！”

“为啥俺们要去埋他们呢？”另一个人心平气和地问。

“你们会去挖的！”嗓音沙哑的人喊。“如果你们不愿意挖——就叫他们挺在这儿好啦，在你们这儿烂掉，与我毫无关系！”

“您这是怎么啦，大夫老爷！如果过路的死人都让俺们埋，那俺们别的事儿就全不用干了。是不是还请你们自个儿埋掉吧？”

“见你的鬼去吧，傻瓜！难道要我为了你把野战医院交给红军吗？”

葛利高里绕过满街的车辆说：“死人谁也不要……”

“如今连活人都顾不过来，还管什么死人呀，”普罗霍尔应声说。

顿河流域所有的北部集镇都在南逃。无数的难民车辆越过察里津——利哈亚铁路，涌向马内奇村。葛利高里在路上走了一个星期，不断地打听鞑靼村撤退的人们的消息，但是在他们经过的村庄，鞑靼村的人都不曾走过；很可能，他们为了躲开乌克兰人的村镇，经过哥萨克的村庄，往奥布利夫斯克去了。直到第十三天头上，葛利高里才找到同村人的行踪。已经过了铁路，在一个村子里偶然听说隔壁的



房子里躺着一个害伤寒病的维申斯克哥萨克。葛利高里就去打听这个病人是哪儿的人，他走进低矮的小房子，看见奥博尼佐夫老头子正躺在地上。从他嘴里打听到，鞑靼村的人是前天从这个村子走的，并且说他们有很多得了伤寒病，已经有两个死在路上，他，奥博尼佐夫是自愿留在这里的。

“如果我能好起来，红军同志能饶我一条命，不杀我的话——怎么我也能走回家去，如果好不了——我就死在这儿。哪里的黄土不埋人，反正哪儿都一样不舒服……”跟葛利高里道别的时候，老头子说。

葛利高里问他父亲的身体怎么样，但是奥博尼佐夫说，他什么也不知道，因为他是坐在最后面的一辆爬犁上的，而且从过了马拉霍夫斯基村以后，就再没有见过潘苔莱·普罗珂菲耶维奇。

在下一个过夜的地方葛利高里很走运：在他走进的第一座请求借宿的房子里，就遇到了几个上奇尔斯克村熟识的哥萨克。他们挤了挤，葛利高里就在炉子旁边打了个铺。屋子里密密匝匝地躺着十五个难民，其中有三个是害伤寒病的，一个是冻病了的。哥萨克们煮了猪油大麦粥吃晚饭，热情地请葛利高里和他的同伴们吃。普罗霍尔和葛利高里都很有胃口地在吃，阿克西妮亚却谢绝了。

“难道你不饿吗？”普罗霍尔问，他近来不知不觉地改变了自己对阿克西妮亚的态度，对她虽然有点儿粗鲁，但是却很关心。

“不知道为什么我总想吐……”阿克西妮亚披上头巾，走到院子里。

“她是不是病啦？”普罗霍尔问葛利高里说。



“谁知道她呢。”葛利高里放下盛粥的盘子，也走到院子里。

阿克西妮亚正站在台阶旁边，把手掌捂在胸前。葛利高里抱住她，担心地问：“你怎么啦，克秀莎？”

“总想吐，头痛。”

“走，咱们回屋子里去，你躺躺吧。”

“你先去，我立刻就回去。”

她的声音喑哑，一点生气也没有，动作也软弱无力。等到她走进烧得很暖和的屋子，葛利高里仔细看了看，只见她两颊有发烧的红晕，眼睛闪着可疑的光芒。他的心吓得揪成一团：阿克西妮亚肯定是病啦。他想起来，昨天她就说过浑身发冷和头晕，天亮以前出了一身大汗，脖子上的发卷儿都像洗过一样，水淋淋的；他黎明时醒来，看到这种情况，盯着睡得正香的阿克西妮亚，便不想起身，免得惊醒她的好梦。

阿克西妮亚刚强地忍受着逃难路上的一切痛苦，甚至还鼓励普罗霍尔，因为他总在埋怨：“鬼知道这战争是什么玩意儿，是谁他妈的想出来的？你奔哪，奔哪，奔了一整天，可是到晚上——连个住宿的地方都找不到，而且也不知道奔到哪儿才算完？”但是这一天，阿克西妮亚也支持不住了。夜里躺下睡觉的时候，葛利高里觉得她好像在哭泣。

“你怎么啦？”他小声地问。“哪儿不舒服？”

“我病啦……现在咱们怎么办？扔下我吗？”

“你说什么呀，傻瓜！我怎么能扔下你呀？别哭哭啼啼，也许——只不过是路上受了点儿凉，看你，已经吓成这样啦。”



“葛利申卡，是害伤寒病！”

“别胡说啦！什么症候也没有。你的额角很凉嘛，也许——并不是伤寒，”葛利高里安慰她说，但是心里明白，阿克西妮亚害的是斑疹伤寒，他痛苦地思量着，如果她真病倒了，怎么安置她？

“这么走下去可太难啦！”阿克西妮亚紧挨在葛利高里身上，小声说。“你看看，这样多的人挤在一块儿睡！虱子会把咱们吃掉的，葛利沙！我想看看自己身上怎么了，可是连个地方都找不到，到处是男人……昨天我走到板棚里，脱下衣服一看，衬衣上全是虱子……主啊，我从来没有看见过这么可怕的事儿呀！我一想起这些虱子——就想吐，什么也不想吃啦……昨天你看见那个躺在长凳上的老头子身上有多少虱子吗？简直就在棉袄面上爬呀。”

“你别想那些虱子啦，鬼知道，你总在瞎唠叨些什么呀！哼，虱子——虱子，当兵的根本不把虱子当回事儿，”葛利高里生气地小声说。

“我全身都在痒痒啊。”

“大家都痒痒，现在有什么办法呢？忍耐一点儿。等咱们赶到叶卡捷琳诺达尔——到那儿好好洗个澡。”

“现在是穿不上干净衣服啦，”阿克西妮亚叹了口气说。“咱们要叫虱子吃啦，葛利沙！”

“睡吧，咱们明天一早还要赶路。”

葛利高里好久也不能入睡。阿克西妮亚也睡不着。她用皮袄襟蒙上脑袋，哭了好几次，后来又辗转反侧，叹气不止，直到葛利高里转过身来，抱着她，才睡去。半夜，葛利高里被猛烈的敲门声惊醒。有人想破门而入，大声地在叫喊：